



语言服务书系·翻译研究

形变与值变

文学陌生化语言的翻译

彭勇穗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语言服务书系·翻译研究



形变与值变

文学陌生化语言的翻译

彭勇穗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形变与值变：文学陌生化语言的翻译/彭勇穗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8

(语言服务书系·翻译研究)

ISBN 978 - 7 - 5668 - 2451 - 6

I. ①形… II. ①彭… III. ①翻译理论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0769 号

形变与值变——文学陌生化语言的翻译

XINGBIAN YU ZHIBIAN——WENXUE MOSHENGHUA YUYAN DE FANYI

著 者：彭勇穗

出 版 人：徐义雄

策划编辑：暨 南 周玉宏

责任编辑：曾小利

责任校对：王燕丽 林 琼

责任印制：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2.5

字 数：205 千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39.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彭锦元

本书获得下列科研基金资助：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项目“异质作为寓言”
(批准号：GD15YWW01)

广东省教育厅 2016 年“创新强校”工程之特色创新类项目（教育科研）“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大学英语如何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项目编号：2016GXJK039）

广东工业大学 2016 年校内青年重点项目“鲁迅直译法中的修辞思想”
(批准号：16QNZD010)

前 言

创造新颖形式，打破陈规俗念，挑战惯常体验和认识，为新的体验、新的认识提供新的符号条件，这是陌生化理论的要义。

新颖的形式既非自治，也非完全他治。新颖性有一定价值，或者说与价值相关，但求新不是纯粹为新而新，为新而新地求新如犬逐其尾，新永远在前方，求新亦成窠臼，形式创新成为空虚的能指游戏。其实，新颖的总是历史的。这不只是说新是相对的，也不只是说新迟早变旧，更重要的是，新颖的形式总是生发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特定的历史动因，它与作者的主体性意图藕断丝连，以文本理据的方式生产有迹可循的符号张力，激发读者参与，促使他们与主流传统展开批判性对话。对话焦点离不开新颖形式相关指涉的历史锚定。正是通过这种历史锚定、形式差异的施为力，新形式（不包括换汤不换药的表面求新）往往构成对当今主流形式及其所代表主流价值的质疑和挑战，旨在施加去中心化甚或再中心化的影响。简言之，形变蕴藏值变。至于变的实质是“去-”还是“再-”，包括表面的“去-”掩盖实质的“再-”和最初的“再-”流于最后的“去-”，这不是新颖的形式本身所决定的，也不是在新形式诞生时刻就完全决定的，而是在新形式与主体性实践的互动中不断生产不断见证。

翻译就是这样一种主体性实践。它蕴含形式和价值的再生产机制，是“新”的重要生产方式和场域。当源文的新颖形式经由翻译发生跨文化移位，新颖性需被赋形于新的语言，这个操作促使翻译主体重新挖掘译入语的差异化潜力，也激活译入语的跨文化指涉潜力：两种语言的能指关系并置、交汇，译入语能指的形式关系被重新差异化而重置，从而为新的文化群体及其（未来）语言实践构建新的意指轨迹、生产新的价值载体，源文的新颖形式也随之变成新的；同时，两种文化的指涉互相嵌入、互相隐喻，松动了各自原有的文化逻辑，使原来的价值发生扭曲，由此生产的异

域/本土跨文化叙事在跨文化想象中生产跨文化寓言，为潜在的新价值提供酝酿空间，而潜在价值启迪并实现于新的文化位置、文化需求的主体性实践中。即是说，新的形式、新的价值与翻译主体（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群体）的实践互相促进，一方面新形式等待（被）锚定于特定实践并与特定新价值结合，为新价值提供形式载体；另一方面实践中的翻译主体也不断调整新形式的生产方式，调整跨文化指涉的寓言意涵。在跨文化叙事所激发的跨文化想象和所生产的跨文化寓言中，异域的也是本土的。异域叙事常以特定方式作用于本土中心与边缘的张力关系——虽然中心往往能见度较高，但边缘未必总是隐身，更不意味着缺席；中心与边缘的张力酝酿改变的动力，以致中心和边缘常随着时间发展而互换位置，显身与隐身互换角色，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互相转化，不断见证新颖性的丰富性和生产性在实现中展现。

所以说，形无恒新，常译常新。翻译，特别是对异域新颖形式的翻译，是对该异域新形式的再生和对本土形式的重置，是对价值的再生产、对中心—边缘关系的刺激甚或调整。对于新，自己的抑或他者的，现在的抑或潜在的，我们都要保持谦卑、敬畏之心，它蕴藏着不确定性、复数可能性和不断（自）否定的内在动力。

总的说，本书以分析为主，旨在回应受源语导向对等论和形式审美主义浸染颇深的陌生化语言翻译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文学陌生化语言翻译就是要仿造陌生化形式，再现文学性。在回应和分析上述观念基础上，本书探讨了陌生化语言的几种翻译策略，提出这些策略导致形式和价值的再生产，以致交互文化意识形态的构建。全书除绪论和结论外，主体共六章。第二章对陌生化理论作整体介绍，第三章关注有关源文陌生化语言的阐释，第四章着重讨论语言间的形式差异和目的语文本特殊语境对仿造陌生化形式的制约，第五章、第六章探讨文化差异对源文陌生化语言翻译的影响以及不同翻译策略的文化意义生产，第七章讨论语言文化差异使源文陌生化语言翻译成为杂合，生产交互文化意识形态。

目 录

前 言	1
1 绪 论	1
1.1 研究背景	4
1.2 回顾和问题	9
1.3 研究对象和方法	18
2 陌生化理论概览	23
2.1 陌生化的内涵	23
2.2 陌生化的对象	27
2.3 陌生化的方式	31
3 源文陌生化语言的阐释	37
3.1 作者死了?	39
3.2 陌生化意图与陌生化形式	45
3.3 源文陌生化语言的文化意义	51
4 偏离在目的语文本中的跨语言再造	63
4.1 偏离之英汉差异	64
4.2 偏离之理据和意义	79
4.3 交互文化语境下偏离之多重性、多样性和多义性	100
5 陌生化语言文学文化意义与跨文化	105
5.1 陌生化语言对文化语境的依赖	105

5.2	陌生化语言跨文化再现的矛盾·····	110
5.3	陌生化、跨文化与“文学翻译”·····	120
6	陌生化语言的翻译策略·····	128
6.1	异质主义·····	134
6.2	明晰化·····	139
6.3	归化陌生化·····	143
6.4	归化常规化·····	146
7	陌生化语言翻译后的交互文化意识形态·····	148
7.1	交互文化语境和价值转变·····	149
7.2	跨文化指涉与目的语符号更新·····	152
7.3	交互文化意识形态·····	157
8	结论：意义在于关系，翻译即是挪用·····	163
附录	·····	168
参考文献	·····	180
致谢	·····	194

1 绪 论

如本书副标题“文学陌生化语言的翻译”所示,本书关注的是文学文本中的“陌生化语言”。而且,“文学陌生化语言”是“翻译”的宾语,意思是指本书探讨的是陌生化语言从源语文本(source text)被翻译到目的语文本(target text)这个过程。^①对于许多翻译研究者——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者来说,文学文本的“陌生化语言”体现了文学性,所以上述过程又被视为再现文学性,即人们常说的“文学翻译”。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文学陌生化语言的翻译”意味着“陌生化语言的文学翻译”,意味着陌生化语言的文学性再现或再造。在此,笔者首先声明,本书使用“翻译”一词时并不假定“什么是翻译”(这些假定往往以再现和对等作为核心内容),而是用它来纯粹指文本(项目)的跨语言转换操作和过程。即是说,

① 在翻译研究中,“源语文本”的一般名称英语有 original text 和 source text,汉语有“源文”或“原文”。传统研究一般用 original text。后学时代,original text 受到质疑,为了避免被批为本质主义,许多学者倾向于采用相对中性的 source text 一词。在“源文”和“原文”两个术语之间,“源”和“原”一字之差,却表达两种不同含义:“源”本意水流起头之处,侧重指事物的根由,而“原”意思是最初的、开始的、本来的,相对于后来者而言,侧重事物的变化。正如孙艺风所言,“‘源’道明的是直接关系,而‘原’可指深层关系……原文的语义覆盖面更广,原文不一定指译文相对的文本,改编的蓝本也称作原文”(孙艺风:《视角 阐释 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页)。因而,“原文”突出改动,“源文”则突出由来与联系。与“源文”和“原文”相比,“源语文本”更加宽泛,指在翻译中衍生出另一个文本的文本,范围上涵盖“源文”和“原文”。与此对应,“目的语文本”也比“译文”要宽泛一些,译文是一种目的语文本,但在某些文化中,并非所有的目的语文本都被称为译文,而仅仅被视为“改译”或“编译”。“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这两个中性化名称避开了具体文化中有关翻译的定义,有助于我们剥离特定文化视角的束缚,从理论的高度来研究翻译中两个文本的关系。因此,本书将始终采用“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另外,为了方便讨论,本书将在“陌生化语言”前加注“源文”,用“源文陌生化语言”指源语文本中的陌生化语言,它相对于目的语文本中的陌生化语言而言,而“非陌生化语言”则是相对于“陌生化语言”而言。目的语文本中的陌生化语言和非陌生化语言,只要它是译者翻译源文陌生化语言的结果,本书都称为“目的语文本对应项目”。

在“文学陌生化语言的翻译”这个研究中，本书暂时搁置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学观和文学对等观（即“必须用陌生化译陌生化，以再现文学性”的观念），把研究外延稍微扩大（相对于现行的文学翻译观念来说），涵盖“源文陌生化语言”被译为“陌生化语言”和“非陌生化语言”两种情况。这样搁置目的在于跳出翻译学界现有关于“文学性”和“文学翻译”的认知框架，以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文学翻译”，重新认识“文学陌生化语言的翻译”。另外，副标题“文学陌生化语言的翻译”还表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源语文本中的陌生化语言。不过，有时候，源语文本中没有陌生化语言的地方到了目的语文本却出现了陌生化语言，从而出现“（源语文本）非陌生化语言—（目的语文本）陌生化语言”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译者用补偿策略来翻译“源文陌生化语言”，使“陌生化语言”在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中分别出现于不同地方；二是译者为了诗学补偿以外的目的将“源文非陌生化语言”改译为“陌生化语言”。本书涵盖第一种情况，暂时搁置第二种情况。^①

副标题“文学陌生化语言的翻译”表明本书论述的两个焦点：“陌生化语言”和“文学翻译”。在文学文本的跨文化流传这个语境下，这两个关键词又常与“文学性”和“文学性再现”联系在一起。针对这些焦点，本书将从分析源文陌生化语言本身的翻译方法出发，分析这些方法所产生的结果，进而在明确目的语文本这个文化、文本语境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探讨上述翻译结果的文化意义。然后，本书将分析各种翻译方法所生成的翻译关系（即源语文本项目与目的语文本对应项目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个翻译关系来管窥文学翻译活动本身的性质，即我们该如何理解源文陌生化语言翻译这种跨文化流传和跨语言转换过程。

研究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明确“陌生化”的含义，确定什么文本语言现象可称为“陌生化语言”。必须承认，“陌生化”这个概念范畴的使用已经假定了某种分类标准，即使面临后学理论质疑之虞，研究者还是不得不采用“陌生化”这个范畴来进行归类，以便指称某种类型的文本语言现

^① 第二种情况其实属于“有关陌生化语言的翻译研究”这个更大课题的范围，“源文陌生化语言的翻译”构成这个更大课题的一部分。即“有关陌生化语言的翻译研究”在范围上包括“源文陌生化语言→目的语文本对应项目（陌生化语言或非陌生化语言）”和“源文非陌生化语言→目的语文本陌生化语言”。

象，以确定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但是，这并非等于说“陌生化”在这里被用来特指某种本质特征。^①事物毕竟是相互差异的，此陌生化语言与彼陌生化语言之间总是各不相同，但研究者总不可能把所有陌生化语言穷尽并列举出来，然后再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那样他将发现，研究还没真正开始，他的著作已经无限铺展，而且他将疲于搜寻、列举那些被认为是“陌生化”的语言现象。如果我们承认，独特性和差异是事物间关系的本来面貌，一致性和整体性只是语言规范、文化传统和主体（本身又是语言和文化的产物）通过压制差异而建构（甚至虚构）出来的，那么，“陌生化”便是指语言符号的独特性和差异不被掩盖、压制和排斥，反而被刻意暴露、前景化和彰显出来的现象，尽管在不同情况下作者暴露、前景化和彰显的方式与目的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用“陌生化语言”时，我们并不是说各个陌生化语言在暴露、彰显和前景化差异方面相互完全一致，而是说它们与那些被掩盖、压制和排斥的非陌生化语言明显相异。这里，“它们”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措辞，“它们”不是“它们性”，不是指称具有相同本质特征的群体，而是“非——非——它们”的意思。这个“非——它们”不是指某种先验的本质特征，而是人们对语言符号的习惯性使用并由此积淀下来的经验，而具有这种习惯用法的语言便被称为“常规语言”，是人们的语言经验所熟知和接受的语言。

即是说，“陌生化”这个概念范畴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当我们说“……是陌生化语言”时，这个判断的基础是我们关于语言符号用法的常规经验——这不是常规语言，而是陌生化语言。正是在这个经验层面上，本书借用文体学对前景化的定义，对“陌生化”这个概念界定如下：作者对常规语言的有动因的偏离（deviation），以创造特殊文体效果和帮助

① “指称”的英文对应词是“denotation”。本书借鉴约瑟夫·格雷厄姆（Joseph Graham）的理论区分了指称（denotation）和指涉（reference）两个概念。格雷厄姆指出，“语言有两种指涉的方式，或指称，或示例（exemplify），指称是普遍的、任意的指涉方式，而示例是通过相似性来指涉”（Joseph Graham, *Onomatopoe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99）。本书用指称来指直接的指代内容，如“狗”这个词指称狗这种动物；指称和示例（exemplification）指代共同构成“指涉”，如“汪汪”这个拟声词通过展示间接地指代狗这种动物。

深化文本主题意义。^①

上述定义包含三个关键词：常规、偏离和动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偏离并不是自动构成陌生化。偏离式语言（deviant language）成为陌生化语言的关键要素在于动因，“创造特殊文体效果，帮助深化文本的主题意义”一句便是“动因”的进一步阐述。换句话说，当文本中出现偏离式语言时，这个偏离是否构成陌生化，关键在于该偏离是否有特殊的文体效果和是否对文本整体的主题意义有贡献。^②在翻译语境下，译者和研究者所要关注的是：在文学翻译中，当源文陌生化语言经过跨文化流传和跨语言转换后，先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往往是：常规与常规不同，两种语言各有各的偏离方式，原来的动因未必被目的语读者所认知、接受或需要。^③这种情况下，译者是否再造偏离，如何再造偏离，偏离是否构成陌生化，相关文本项目的文化意义又被如何处置？这些问题既关乎翻译方法，也关乎文学翻译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值得我们去探讨和解答。

1.1 研究背景

提起“文学”，人们一般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文本包含具有特殊艺术技巧的语言。这些艺术技巧的特殊性往往表现为遣词造句的精

① 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说，前景化是有动因的突出（prominence），这种突出对表达作者的整体意义有帮助，它常使我们有新的见解。韩礼德这里采用“突出”而非“偏离”是从文体学研究范围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他说，“从语言学出发的文体学危险在于把注重点放在了对语言常规的偏离和歪曲上。我们得到的是一种反语法、丢弃语法的科学。正常的文体学被文学研究者抛弃，只留给他们偏离文体学”（Michael Halliday, *Linguistic Function and Literary Style: 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William Golding's The Inheritors*. In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p. 112-113）。也就是说，韩礼德认为文体学除了要研究语言用法的扭曲所致突出（即偏离）外，还要研究数量上的突出。本书是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概念出发，主要针对那些由于扭曲了语言用法而导致的“阅读困难”现象，搁置数量上的“突出”，故不用“突出”一词，依然采用“偏离”一词。

② 至于偏离式语言如何深化文本主题意义，参见4.2关于陌生化语言理据分析。

③ 孙艺风指出，“cross-cultural”和“intercultural”都译作“跨文化”，但意思不同：cross-强调单向的跨越，inter-强调双向的交流和互动，是将不同的文化形式组合在一起（孙艺风：《翻译与多元之美》，《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第10-19页）。本书借鉴了孙艺风的这个区分。为了在措辞上更加清楚，把“跨文化”译为“cross-cultural”，把“交互文化”译为“intercultural”。跨文化侧重于动态的文本或文化项目传播，交互文化则表示两个文化之间的相对关系或两种文化项目的并置合成，比起“跨文化”来说略显静态。

炼、巧妙、新奇等等。或是字字珠玑以致字句抑扬顿挫、可歌可唱，或是语带双关，甚至含沙射影，或是引经据典、言简意赅，又或是故作乖张、装疯扮傻……文学语言之精巧或新奇不一而足。有时候，为了精巧或新奇，作者通过化简为繁、化繁为简、以俗为雅、以雅入俗、推陈出新等遣词造句的技巧，在语言上故作乖张，既为读者的阐释提供线索，给他们的参与提供语言导引，却又把意义敛藏于欲现还隐、欲遮还露的暧昧之中，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诱引读者进入文本，激发他们琢磨文本的兴趣，从而达到再体验和再认识生活的目的，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ij）所言：

艺术之所以存在就在于使我们恢复对生活的感受，使我们感觉到事物，使石头像石头的样子。艺术的目的是表达人们在感知事物而不是认知事物时的感受。艺术的技巧就是要使事物（object）变得“陌生”（unfamiliar），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知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知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把时间拉长。^①

这段话源自什克洛夫斯基的《作为手法的艺术》（*Art as Technique*）（以下简称《手法》）。在20世纪文学研究史上，《手法》具有里程碑意义。Terry Eagleton（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引论》开篇处就指出，“如果人们真想确定20世纪文学理论发生重大转折的日期，最好把这个日期定在1917年。那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手法》”^②。伊格尔顿说这篇文章具有开创性有一定道理。在所

① Lee Lemon and Marion Reis.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 12. 译文参见钱佼汝：《“文学性”和“陌生化”——俄国形式主义早期的两大理论支柱》，《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26-32页。

②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3, p. vii. 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和埃尔鲁德·昆纳·伊布奇（Elrud Kunne - Ibsch）则认为《词语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the Word*）才是“俄国形式主义首篇导论”（Douwe Wessel Fokkema and Elrud Kunne - Ibsch. *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 Hurst, 1977, p. 10）。伊格尔顿和福克马采用不同的评定标准，各有道理。相比较而言，《手法》较为详细，且正式提出“陌生化”一词。

有俄国形式主义者当中，什克洛夫斯基是早期活跃分子，是彼得堡“诗歌语言理论研究会”（音译“奥波亚兹”）创始人之一，被认为“至少总体而言是俄国形式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尽管不是唯一的代表人。^①在20世纪文学研究史上，俄国形式主义直接启发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对英美的新批评也有莫大的影响，而法国结构主义以及英美的新批评都是现当代西方文学研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理论流派。

上面《手法》这段话所表达的思想可追溯到什克洛夫斯基于1914年发表的《词语的复活》（以下简称《复活》）一文。《复活》是什克洛夫斯基为未来主义（Futurism）诗歌写的序。这篇序言中，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艺术的感知是对形式的感知（或者不仅仅是对形式的感知，但形式是感知对象中最重要的部分）”^②。他的意思是说，“词语的复活”指的便是形式的复活，即作者通过形式的设计和创新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激发读者的艺术审美过程。《手法》是对《复活》的展开，是在《复活》基础上提出陌生化理论的。在《手法》一文中，什克洛夫斯基主张文学文本要在语言和情节设计上“陌生化”于惯常做法，“使事物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

①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um 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7. 除什克洛夫斯基外，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诸多著述在俄国形式主义以及后续的理论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且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研究进路。雅各布森的文学研究特别重视运用语言学，在语言学和诗学之间打通关联，他的研究推动了后来的捷克结构主义和英国文学文体学的发展。

② Viktor Shklovskij.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Word*. In Stephen Bann and John E. Bowlt. *Russian Formalism: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and Texts in Translation*,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73, pp. 42-43. 这里的“形式”与平常人们说“语言形式”时的“形式”并不是同一个意思。俄国形式主义者常用“技巧”“程序”“制作”等词来讨论“形式”，指的是结构上的组合安排，强调的是设计和技巧，是文学形式，它相对于非文学、自然的或生活的而言。在“语言形式”中，“形式”和“内容”相对，指的是语言符号的能指。本书讨论陌生化语言的翻译需同时涉及语言形式和文学形式。在讨论语言系统差异对陌生化语言翻译的影响时，本书将采用“语言形式”一词；在讨论文学价值的章节里，本书将采用“文学形式”一词。如果单独出现“形式”一词，指的是具有某种文学形式的语言形式——具体的文学文本中，某种文学形式总是需要以语言形式为载体，故而，此时的“语言形式”又蕴含了“文学形式”。

难”，使文本语言在被阅读中激发读者凝视和对文学形式的审美。^①

陌生化理论后来通过捷克结构主义影响和启发了文学文体学。文学文体学研究者正是从前景化或偏离等概念出发，试图对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作出文体区分。近年来，受文学文体学影响，许多翻译研究者便从前景化、偏离或陌生化等理论概念入手，认为前景化、偏离或陌生化语言体现了文学性，译者应该在翻译中仿造源语文本的前景化、偏离或陌生化形式特征，以再现其文学性。

只是，回过头来看，在文学研究中，《复活》和《手法》之后近百年的文学理论发展见证了“文学性”这一概念的起和落。人们对文学文本的研究经历走进文本和走出文本两次大的转变。先是作者生平考究被文学研究替代——作者生平考究重在对作者的经历和思想进行社会心理学式的考察，研究者企图通过这种考察来挖掘文本的主题意义；文学研究者则重在考察作者的文本体系设计和文学技巧（或手法）运用。后来，文学研究又被文化研究取代。文化研究颠覆了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化的二元分割，研究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知识和身份生产以及背后的话语权力。在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影响下，人们对“文学”不再持本质主义理解，而是把“文学”视为话语建构的产物，视为特定历史下的一种身份，是意识形态建构、表达和自证的方式之一。也就是说，在后学时代重读《手法》，特别是上文所引这段话时，我们需要补充的是，《手法》与其说体现了文学性，不如说体现了文学系统中经典化和解经典化的斗争。另外，“使石头像石头的样子”一句重点不在于恢复“石头性”这种本质，

① 不过，就情节而言，“惯常”指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就语言而言，“惯常”在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中有时指生活中的惯常语言，有时又指主流文学语言，并无统一论述，这是什克洛夫斯基理论的粗疏之处。后来学者把它归纳为“对常规的偏离”（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 - Doctrine*. The Hague: Mouton, 1980, p. 178）。在这个基础上，本书还借鉴了文体学关于“前景化”的定义，加入“动因”这一要素，并借鉴文体学对“常规”的系统分类，使“陌生化”可以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分析中。“陌生化语言”实际上仅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讲“陌生化”一词的三种用法之一。这三种含义包括：第一，陌生化语言，即把陌生化手法用于遣词造句上；第二，陌生化的情节（plot），这是把陌生化手法用于叙事结构安排上；第三，陌生化的文学史演变，指后来文学形式往往需要通过颠覆现行文学形式来获得文学经典地位。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前两种是文学性的体现，第三种是文学性的转移。本书研究的“陌生化”指的是第一种。这并不是说第二、三种陌生化用法没有研究价值。实际上，第二、三种陌生化用法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文学史演变（特别是跨文化文学交流和影响）的理论视角，不过，本书将搁置这两者。

而在于作者如何通过文学手法解除人们在过往形成的对“石头”的惯性认知。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人们对“石头”的认知变得代数化（algebraization）、机械甚至麻木。陌生化手法的目的在于去除这种机械、麻木的意识状态，消除对事物的代数化的惯性认知，解构过往知识，再生产新知识。如果说知识的解构和再建构以及身份的生产属于意识形态，那么，陌生化手法“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①。

总的来说，这个否定又否定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发展史中，变化的是表面研究对象的范围以及研究的方法，不变的是根本层面上对文本意义的追寻或思辨。通过文学/文化研究来思索和思辨意义，实际上是人们在思考和审视着自身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状况。当今全球化潮流席卷全球，文本、事物、人员（事物和人员其实又是宽泛意义上的“文本”）等频繁地跨越边界，在不同文化间传播。世界，不再是一个“我们”与“他们”各自存在、各自生活的世界。当今世界，“我们”与“他们”互相渗透，难分彼此。源自异域的陌生事物在人们的本土生活中如潮水般涌现，碎片（fragments）、断裂（rupture）、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等铺天盖地。随之而来的是，符号关系和互文关系获得极大扩展，人们用于生产知识、赋予身份的符号网络和互文资源变得多源、多元和多样。在这种历史境遇中，传统认知下的身份统一性（unity）和延续性（continuity）受到空前挑战，符号多义性、文化多样性和身份多元化大有取代意义、文化和身份统一性之势。于是，能否在时空跨越中保持一致性和维系延续性便成为人们热切关注的话题——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孜孜以求的目标。

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学科间交流的增加，翻译研究也发生了文化转向，“操纵”“权力”“身份建构”和“知识生产”等取代“对等”成为翻

^① Terry Eagleton. Towards a Science of the Text. In Terry Eagleton and Drew Milnax.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6, p. 309. 实际上，在2005年底2006年初，*Poetics Today* 为陌生化理论开辟了两次专题，里面的文章重新解读陌生化理论，指出陌生化手法中存在着政治（有关论文参见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In *Poetics Today*, Vol. 26, No. 4, 2005; Vol. 27, No. 1, 2006.）。